

畅销百万册的少年成长故事

# 米娅来了



【德】苏珊·菲尔舍尔 著

闫雪洁 译

6

## 神秘的波点女孩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 米娅来了



神秘的波点女孩



【德】苏珊·菲尔舍尔 著  
白雪洁 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米娅来了. 神秘的波点女孩 / (德) 苏珊·菲尔舍尔著; 闫雪洁译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8.4  
ISBN 978-7-5078-4248-7

I. ①米… II. ①苏…②闫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 
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50917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—2017—2530

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© 2013 by CARLSEN Verlag GmbH, Hamburg, Germany  
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MIA UND DAS SCHWESTERNDINGS by  
Susanne Fülcher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Translation rights have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

## 米娅来了：神秘的波点女孩

---

著者	[德] 苏珊·菲尔舍尔
译者	闫雪洁
审校	姜林静
策划	张娟平
责任编辑	笄学婧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
---

出版发行社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 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 传真 ) ]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: 100055
网址	www.chirp.com.cn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环球东方 ( 北京 ) 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	880 × 1230 1/32
字数	160千字
印张	6.25
版次	2018年5月 北京第一版
印次	2018年5月 第一次印刷
定价	24.80元

---

CRJ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  
盗版必究



米娅·汉森

这就是我：  
蝴蝶小姐！

妈妈和小宝宝约瑟芬



约瑟芬是世界上  
最可爱的宝宝！

发现波点  
女孩的秘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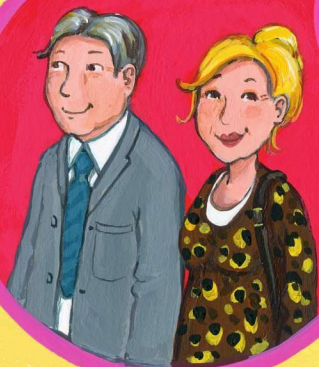
耶特·约斯特

莱奥妮·哈格施托尔茨



爱可丽饼、冰激凌  
和她的狗——小  
香肠。

约斯特夫妇



一个惊喜正等着耶特的爸爸妈妈……

她的行为为什么这么奇怪？



杰尼

平讷贝格



一个神秘的火车站，在那里发生了神秘事件。

阿林娜永远值得信赖！多棒啊！



阿林娜·拜尔



# 目录

亮晶晶的狗，还是叫唤的鹿 / 1

声音像橡皮小鸭的奇怪女孩 / 10

高温停课! / 29

彻底疯了吗? / 42

慢性末梢法摩斯·奥斯库罗斯病 / 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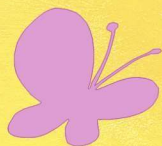
眼泪警报 / 65

又是东点 / 76

中国话入门 / 87

超级无敌棒 / 91

吞了词典 / 101



平讷贝格行动 / 108

超级无敌霹雳不正常 / 113

跛! / 127

星火神魔? / 140

盖斯科夫斯基 / 144

不要换憋的茶 / 153

婴儿车行动计划 / 158

拥有新姐妹的幸福 / 170

采摘到的奇迹 / 180





## 亮晶晶的狗，还是叫唤的鹿

“米娅！”爸爸喊道。

“米娅，过来啊！”我的妹妹莱娜吹着口哨叫我。

“米娅，你快来一下！”这次是妈妈。

“三秒之内你要是再不过来，我就把你的发卡扔到微波炉里！”  
莱娜又催促道。

我动了动大脚趾，但是更加确定，我一丁点儿都不想起来去他们那儿。可能是因为我肚子上的番茄意大利面太多了，它们正等着被消化呢。

“米娅，快！”妈妈喊了第二遍，这次的声音里带着不能拒绝的威严。

我挣扎着爬了起来。还好我不像妈妈，肚子里装了个孩子。两份意大利面就已经够我受的了。

我走到爸爸妈妈的卧室，看见爸爸和妹妹正搬着婴儿床，这儿呀那儿地找着合适的摆放位置。妈妈在一旁站着，双手撑着腰，也拿不定主意。她的肚子大得像一个气球，仿佛随时可能“砰”的





一声爆炸。小心起见，趁着爆炸还没发生，我把藤椅推到妈妈身边，她感激地坐下了。

“床应该放在窗边！”莱娜一边大叫，一边拉着床架。“婴儿需要新鲜的空气。”

“但是在那儿小家伙会被风吹到的。这对她不好。”爸爸反驳道。

“为什么不把她的床放到门边？”我提出建议，“要是小约瑟芬叫了，马上就能有人过来。”

给小宝宝取名叫约瑟芬的主意，还是从我这儿来的呢。约瑟芬——多好听啊！

“那过道里的动静她就全都听到了，她会一直被吵醒的。”爸爸嘟囔着。

“没关系。小孩子就是要适应噪声，越早越好。”妹妹机灵地说。

“啊哈？为什么？”我追问她。

莱娜捂着嘴偷笑。“不然她以后在学校里，要是上课无聊犯困，可怎么睡得着啊。”

身为我们文理高中德语和历史老师的爸爸狠狠地瞪了莱娜一眼。我觉得爸爸完全没必要责怪她。因为莱娜向来都是拿一分，最低的分數也是一减<sup>①</sup>。我压根儿就想象不出，她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。

“没人问一下我的想法吗？”妈妈插了一句。她向后靠着，凸起的肚子看起来像爱斯基摩人的雪屋圆顶。“我才是那个夜里还要给她喂奶的人。”

---

① 德国考试成绩评分为六分制，一分最好，六分最差。

爸爸惊愕地看着她，好像之前从没见过她似的。这就奇怪了，要知道他俩都已经三个孩子了，而且现在第四个孩子都快要生出来了。

“那你想怎么样呢，亲爱的？”犹豫了几秒后他问妈妈。显然他应该是想起来他们之前就认识吧。

“把床靠墙放这里吧，”妈妈指了指她自己的床边说道，“这样晚上只要把她抱起来就可以在床上喂她了。”

爸爸把床挪到她想要的位置。“这样可以吗？”

“完美！好！太棒了！”妈妈非常高兴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肚子。

虽然我也没觉得这个位置像妈妈说得那么完美，但是等到小约瑟芬能对此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，她早就不住在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了。因为那时候她肯定都已经搬到哥哥屋里了（我和莱娜的房间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的位置了）。要不就是我们一起住在了一个更大的房子里。

“肯定可以更好看的。”我的妹妹嘟哝着，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一样。她吐了吐舌头，下一秒就飞快跑出了房间。

妈妈生气地看着她离开，然后看向我。

“你也不喜欢，对不对？”

“呃，”我含糊地说，“这看起来还是像你们的房间，而不是小约瑟芬的房间。”

“像我们的房间怎么了？”爸爸问。



我耸了耸肩膀。爸爸妈妈的卧室太过普通了，一个双人床，两个上面堆着书的松木床头柜，一个笨重的衣柜，还有鼠灰色的窗帘。火车站的候车室都比它看起来更轻快活泼。

“可能是这里的颜色有点儿单调吧。”我诚实地回答道，“你们连一张上面画着叫唤的鹿<sup>①</sup>的绘画都没有。”

妈妈笑开了。但也只笑了一下，然后看起来就像要齙着牙生气了一样。爸爸沉着脸挠了挠自己的胡子。感觉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，他才说：“嗯，我倒是觉得我们屋子里的颜色很协调。”

“但是我们还缺一张蝴蝶海报。”妈妈朝我眨了下眼睛，“或者在窗台摆上蝴蝶标本，装上天蓝色的窗帘，放一个蓝色的摇椅，或者再铺个条纹地毯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妈妈这形容的可不就是我的房间嘛。

“要我说，绝对不要有蝴蝶。”我插了句嘴，“但是小约瑟芬的床跟小碎花墙纸肯定很配。”

“小碎花墙纸——恶心。”我的哥哥卢卡斯从背后走近。他做出让人讨厌的扭曲表情，好像我提议的是用死蛆来装饰墙面一样。

“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”

典型我哥哥的作风。他说的三十个字里面至少二十八个跟“吃”有关。

“炉子上有剩下的汤。”妈妈回答道，“你要是想吃的话，冰

---

<sup>①</sup> 叫唤的鹿是壁画常见的一种题材，现今被用作代指 19、20 世纪平庸俗气的壁画。

箱里还有肉饼。”

卢卡斯立马转身走出房间（当然一句话都没说），还和正要从他身边挤进来的莱娜撞了个正着，莱娜手里还摇着亮晶晶的狗狗贴纸。

“你们觉得这些怎么样？多可爱啊，不是吗？”

喜不喜欢这种亮晶晶的狗要看个人品位了。反正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。

“这是要做什么？”爸爸皱着眉头问。显然他也不喜欢这些发光的狗狗贴纸。

“把它们贴在床边！”莱娜骄傲地喊道。“约瑟芬肯定也会觉得很好看的。”

“随你吧。”妈妈叹了口气。“但是只能贴一部分。以后要是撕不下来就麻烦了。”

但是我的妹妹就像刚聋了一样，一张接一张地把贴纸贴在床架上，不一会儿就已经有一群亮晶晶的狗在冲着我们龇牙咧嘴了。爸爸妈妈居然就这么淡定自若地看着她，我简直无法理解。我要是他们的话肯定不会同意莱娜这么做，我会建议她回去“祸害”自己的床。

伴随着清脆的开锁声音，门开了。是奥尔加奶奶。她虽然不跟我们住，但是她也有一把钥匙，以防万一。

“哈喽！有人在家吗？”她唱着问道。

“我们在卧室里，奥尔加！”妈妈回答。



过道里一阵鞋跟敲地的嗒嗒声之后，奶奶出现在卧室门口，笑得像那些亮晶晶的狗一样。“我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看出点儿什么了吗？”她原地转了一圈，摇臀摆胯。

我盯着她看，妈妈盯着她看，爸爸也盯着她看。只有莱娜没什么反应，接着在床架上贴她那些亮晶晶的狗狗贴纸。

我不知道奶奶指的是什么。她看起来和平时完全一样，像只鸚鵡一样鲜亮，引人注目。她今天穿了一件黄红图案的丝绒夹克，下面配了一条亮绿色的荷叶边半身裙。

“新口红？”妈妈猜测道。

“什么新口红，可就此打住吧！”奶奶猛摇头，“亲爱的上帝造我的时候就这样，我可没化妆。”

“新发型？”爸爸试探着问了一句。但是奶奶直接敲了敲自己的额头，觉得爸爸不正常。有道理。他要是能再仔细地观察一下他的妈妈，肯定就知道她常年都留着这头利索的灰短发，这也是她身上唯一一处不那么非主流的地方了。

“啊，我知道了！”妈妈伸出食指。“你的外套是新的。”

“瞎说什么呢，亲爱的。这件外套还是我十年前在威尼斯买的。那时候我的好朋友乌泽尔还住在那儿。”

莱娜把最后一张贴纸也贴好了，抬头看了奶奶一眼。“哦，救命啊，你不是怀小孩儿了吧？”她发出尖叫。

奶奶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小莱娜，我年纪太大，已经怀不上孩子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，可是妈妈还……”

没等她说完，爸爸就迅速接话：“不，莱娜，你妈妈没有那么老，还可以生孩子。”他指了指妈妈像雪屋圆顶一样的肚子。“这就是证据。”

“现在告诉我们吧，奥尔加。”妈妈笑着请求道。她看起来像丝毫没有被告冒犯到一样。

“米娅，我的小蝴蝶，你也没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”她迫切地举起双手，指向天花板。

“发现了呀。不知怎么的，你看起来容光焕发的。你是不是去看整形医生啦？”

“接近正确答案了，但还是不对。”奶奶指了指她的嘴巴。“我做了牙齿漂白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。

“牙齿漂白！就是把牙齿变得更白。你看！看起来棒极了，不是吗？”她展示着她的牙。

“但是这有什么好的？”莱娜好奇地问，爸爸妈妈这时候还没从难以置信的眼神中切换回来。他们应该和我想的一样，觉得奥尔加奶奶一定是失去了理智。之前她的牙齿看起来也挺好的。跟她这么大年纪的人老早都戴假牙了。

“莱娜，你想象一下，你刚来到这个世界，有人咧着一口黄牙对着你笑。”奶奶现在笑得也太开了，嘴巴都能横着把芦笋吃进去。“那你最好还是赶紧爬回妈妈的肚子里去吧。”



莱娜咯咯地笑着，爸爸翻了个白眼儿。“你考虑得可真是周到啊。”他叽里咕噜地说。

奶奶一看见婴儿床，唇角便向下耷拉了。“天哪！你们不会是想把这个小床挤在墙边吧！可怜的宝宝！她在那不会被闷死吗？”

“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妈妈问道，现在她看起来倒是有点儿生气了。“我们又不是住在 150 平方米的大宫殿里。”

奶奶咳了一声，然后像张开翅膀一样摊开双手：“说实话，我觉得婴儿床应该放在屋子中间，你们的床靠着墙壁。”

妈妈和爸爸再次对视。两秒，三秒，四秒，五……肯定没五秒，因为他们刚刚才再一次坠入爱河。

“反正我要是婴儿的话，在墙边躺着肯定会抑郁的。”奶奶接着说。

“但你不是。”爸爸的话惹得莱娜发出连珠炮似的笑声。

“幸好不是。”奶奶咕哝道。“我跟你们说，六十岁末尾的生活真是太好了！比我之前想象的好得多得多！”

这我能想象得到。奶奶又不需要工作，也不需要上学，整天和她的朋友们在市区散步、逛街或跳肚皮舞找乐子。又或者只要她在家，她就会听滚石乐队的歌，音乐声大到连地板里的蛀木虫都会疯掉。

“你们现在是怎么想的呢？”奶奶坚持说道，她边说边从她的邮差包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彩色毛绒毛毛虫玩具，这是给约瑟芬的。“无论如何这间屋子还是需要一点儿颜色。这里太暗淡了，就

像在居民户籍管理处似的。”

我也是这么说的！这回是我像打开了开关一样笑个不停。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一直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那么单调无聊，让人觉得一进去最好还是赶紧躺下休息，把灯熄了。唯一的好处就是，婴儿可以睡个够了。

“要我说，”妈妈撑着自己从藤椅上起来。“我们就彻底改造一下我们这个非常压抑的卧室吧。”她听起来没有生气，仅仅是在做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客观表述，就好像在说要把一些有破洞的旧袜子挑出来扔掉一样。反正爸爸对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敏感，马上就动手了。不到五分钟，双人床就已经被推到墙边，而婴儿的小床则成功占据了正中的位置。小床上贴满了亮晶晶的狗狗贴纸，那条彩色毛毛虫则被奶奶夹到了围栏的支柱间。

奥尔加奶奶歪着头审视她的作品。“你们的床上可能还缺一些彩色的枕头，天花板上还少一个装饰吊灯，还要有……”

“……还要有色彩斑斓的墙壁，带金属亮片的窗帘，可能还缺少一些逗趣的脱衣舞郎，他们可以夜夜在睡觉的时候为我们跳舞。”妈妈补充道，下一秒就把我们当驴一样赶了出去。“你们现在都出去！这里还是我们的卧室，没你们仨什么事！”

这是一条必须要服从的命令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能理解妈妈。她的卧室什么样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





## 声音像橡皮小鸭的奇怪女孩

新学年刚开始，就已经有那么多新鲜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身上，我简直头晕目眩。幸好米勒·施特格曼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。数学老师还是“鼻涕虫”，许布施老师也还教我们法语。但是历史课是一个实习老师上的——迈尔老师，他的小臂上还有文身，音乐课老师则是一个长得像巫婆的女老师——戈特席尔德老师。

为了从开学的忙碌中休养过来，耶特、阿林娜、莱奥妮和我约好周日在跳蚤市场见面。我爱死跳蚤市场了！从一个摊子溜达到另一个摊子，惊奇地看着这些美丽的物件儿：什么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啦，旧书啦，还有旧衣服。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啦。两年前我淘到了我的史努比闹钟，上次闲逛的战利品则是一个有点儿碰坏了的瓷杯，上面还有蝴蝶图案。说不定今天我又能找到一些蝴蝶样式的东西来扩充我的收藏，或者其他一些好看的物品，而且还不用我“大出血”。

耶特已经在跳蚤市场前的公交车站旁边等着了，只见她单脚轮换着跳来跳去，好像她的亮红色运动鞋里有蚂蚁一样。